

红柳谣

郑玉林

著

人世间的恶与丑虽不可回避，可人性里的真与美却让人深深陶醉。
当轻浮的欢愉成为一种倾向的时候，古朴与深沉便愈发珍贵。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红柳谣

郑玉林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柳谣 / 郑玉林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08-4107-1

I. ①红…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5257号

红柳谣

作 者 郑玉林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4
字 数 405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107-1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	/ 001
他乡云和树	/ 003
无处不恶毒	/ 049
悠悠红柳风	/ 084
女人好艰辛	/ 124
心事知多少	/ 145
水落石未出	/ 163
斜阳又向西	/ 193
风雨浮沉中	/ 219
处处有罗网	/ 250
旧约烟云散	/ 270
雪花飞满天	/ 294
只缘云漫布	/ 328
聚散不由我	/ 358

引 言

黄昏里，树林好似一幅黛色的画卷，朦胧中诉说着一个个无声的故事。月光下，小河宛如一条银色的带子，寂静中流淌着一桩桩未名的史事。小说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农村几个小人物不同寻常的生活轨迹和命运变化。挥之不去的苦痛与沉重始终缠绕着你，无处不在的情爱又让你的压抑得到缓冲，艰辛的背后是美好的人性。

红柳依依的山冈，白雪茫茫的原野，秋雨绵绵的小路，唯美的气息伴随主人公的脚步扑面而来，人性中摆脱自私的博大胸怀和隐隐的绵绵的几近柔情的爱都让人难以忘怀。

他乡云和树

数九寒天，太阳很快就要落下，红柳村村东口的土路上走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

男人四十多岁，瘦瘦的，个子不算高，肩上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一头是两床破棉被和一个带补丁的口袋，另一头是一个漆皮斑驳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木箱子，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家当。男人额头冒着热气，头上的破毡帽挂着厚厚一层霜雪。他喘息着，走得很吃力，隔一会儿还要停下来等一等落在后边的女人和孩子。

女人一身黑棉衣，头上围着一条褐色薄头巾，两颊冻得通红。她不时伸手抹去睫毛上的霜雪，随即又将手塞进棉衣的袖口里。

男孩今年七岁，头戴一顶狗皮帽子，一件打了好多补丁的大棉袄罩住他大半个身子，跌跌撞撞跟在女人的身后。

男人叫卢明德，是个老实的山东汉子。女人卢赵氏，小巧可爱，是个温顺的女人。男孩叫卢宪青，是他们的儿子。

卢明德老家有几亩薄田，日子过得不算好，一九三三年春天的一场旱灾让黄河边上这个小村庄一下子陷入绝境。地里没了庄稼，家家户户都缺吃的。庄子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逃荒，省下一点儿吃的留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不能一起出走的小孩子。

灾荒来了，没有人再去雇他干活，卢明德一家五口陷入困境。这个靠力气吃饭的汉子跟他父亲说，他想出去闯荡几个月。

父亲问他是一个人出去还是带上这一家子。卢明德沉默了。父亲让他带上媳妇和两个孩子一起走，挨过这阵子再回来。卢明德和老婆卢赵氏商量后决定把八岁大的大儿子留下来和父亲做伴，只带上五岁的小儿子卢宪青一起走。

盛夏的一个早晨，卢明德挑起担子，一家三口上路了。

离开家乡，面向西北，他们沿着老辈人闯关东的故道一直往前走。沿路两边全是龟裂的土地和枯死的庄稼，偶尔可以看见几个逃荒的人影。离开家乡一个多月后，地上看到了成片的绿色，可想找个大户人家打上几天短工赚点盘缠还很困难。幸运的时候也只能找个人家多要上点吃的然后继续赶路。他们本打算尽快有个落脚的地方找点活干，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再回去，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下把他们推上了绝路。

他们听一位随后赶上来的乡邻说：卢明德离开家乡没几天，他的大儿子就得了一种热病在昏睡中死去了。他的父亲吃了有毒野菜后浑身浮肿，不知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卢明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蹲在路边一句话也不说。卢赵氏浑身瘫软，倒在地上，差点哭死过去。镇定下来，他们告别那位乡邻，匆匆走上回家的路。他们要回去照看自己的父亲。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回到家乡。谁知父亲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去世，是邻居们用一张草席将他父亲一裹，草草埋葬了。

天渐渐凉了，地里光秃秃的。卢明德和卢赵氏都感到了一种无奈、一种虚弱。他们知道，这里已经没有了牵挂，除了两间破房子，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吃的，没有烧的，多留一天都是一种煎熬。他们商量后还是决定离开。卢明德在父亲的坟上添了些新土，洒下一串泪珠后，一家三口重新走上逃荒的路。

冬天到了，越往北走天越寒冷，很难再找到活计，他们只得靠讨饭度日。

这是一段落魄的日子，遇上大户人家有了活计他们就住下来，没了活计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样走走停停，两年后的一个夏天，卢明德一家来到东北长白山麓一片半丘陵的平原上。

他们看见一种红色的柳条。

柳条很柔细，漫山遍野，从根至稍有着一脉相承的红，人们习惯叫它红皮柳。这个到处生长着红皮柳的地方叫红柳地。

天边堆着羊群般的白云，地上摇曳着胭脂色的红柳。卢明德一下子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那颗漂泊的心安稳下来，在红柳地镇给一个叫黄老虎的财主做了短工。

一家三口在黄老虎家的场院屋子住下来。黄老虎家业虽然很大，却是个吝啬鬼，给他干活多受些委屈是免不了的。冬天到来的时候，长工们纷纷结算工钱回家。卢明德领了工钱，黄老虎也没说还要继续留他干活。卢明德和卢赵氏

都是面皮薄的人，不好意思在黄老虎家住下去。他们早就听说附近的红柳村萧家大院老爷萧万昌心肠还算不错，两口子商量后，决定去投奔萧万昌。

红柳村在镇子西南，两处相距有六七里地远。这个傍晚，卢明德离开黄老虎家，一家三口冒着严寒上路了。

进了村子，一家老小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了——这是坐北朝南有两个跨院的大宅院，石阶上面两扇黑漆木门紧紧关闭着。

卢明德有些惶惑，不知这儿是不是自己要找的地方，此前他从未来过这个村子。

寒风中，一个老头佝偻着身子朝这边走来，卢明德迎了过去，从他口中打听到这儿正是萧家大院。

望着院墙内两排青砖青瓦砌成的房屋，卢明德充满了期待。

他迈上台阶，轻轻敲了敲门。

半天，门开了。一个身材不高，黑瘦黑瘦的瘸腿伙计看了一眼拖家带口的卢明德，问：“你找谁？”

“我想见见老爷，找点活干。”

瘸腿伙计对卢明德说：“老爷这几天不在家，你还是去别处吧！”

卢明德十分沮丧，转身看着卢赵氏，卢赵氏也正在看他。卢明德不禁心酸起来，一种淡淡的悲哀笼上他并不苍老的脸庞。

街上一片安静。

瘸腿伙计伸手要去关门。

冰冷的晚风里卢赵氏身子有些发抖。卢明德目光从卢赵氏脸上移开，就在瘸腿伙计要把门关上的那一刻，卢明德赶忙问：“请问老哥这个村子里还有谁家能把我们留下？”

瘸腿伙计从门缝里伸出手往西一指，说：“村西头道南的张怀仁家。”说完手一缩，关死了大门。

下了台阶，卢明德挑起担子又往前走，卢赵氏和卢宪青紧紧跟上。很快他们就来到村西头，打听到了张怀仁的家。

张怀仁家院子很大，一溜五间正房。院子的左侧有三间仓房，右侧有一间房子和两间牲口棚，棚子前面的槽头上拴着几头老牛和六七匹正在吃草的马，旁边站着一个手拎簸箕的中年男人。

望着端端正正的五间大房，卢明德犹豫了。两年做工的经历让他对天下所

有财主都有了恐惧，他知道自己是不能冒冒失失就进去找东家的。他站在大门外朝院子里张望，希望那个男人能看到他并主动和他打个招呼。

他咳嗽一声。

男人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就是不想理会他。

卢明德鼓足勇气，冲着男人喊：“伙计！伙计！你贵姓？”

男人扭过头来，看了卢明德一眼，“姓张，叫根柱。”说完，他从身边的一个大木槽里装了满满一簸箕草料，端起来均匀地撒进牲口槽里，背对着卢明德专心致志地看牲口吃草。

卢明德走进院子，在那个叫根柱的人身边站住。

“伙计！伙计！借个方便……”

根柱侧过头，问：“啥事？”

“我想求你帮帮我……”卢明德说。

根柱皱起了眉头，说：“帮什么帮？我也是个扛活的，没钱！”

卢明德有些焦急，换了一种称呼说：“兄弟！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求你给东家说一声，我想在他这里做活。”

根柱有些不耐烦，“去去去！没看我这忙着吗？找东家，自己去。”说完，转身向牲口棚旁边的屋子走去。

卢明德一边跟上一边说：“伙计！看在我们一家走投无路的份上，帮帮我们吧！”

根柱并没停下脚步，走到屋子的门口，拉开屋门，走了进去。

卢明德站在门外，不知如何是好。

天快黑了，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大门外，冷得直打哆嗦的女人和孩子，伸出手，用力敲了敲屋门。

门开了，根柱白了一眼卢明德，从屋里走了出来。

卢明德陪着笑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兄弟，你就帮帮忙吧！”

根柱侧身看了一眼站在大门外的女人，无奈地说：“走吧！”

卢明德朝大门外的老婆孩子招招手，卢赵氏牵着卢宪青走进院子。

根柱在前，卢明德一家在后，来到正房门前。根柱敲了敲门，过了半天，屋子里传出一阵咳嗽声。

卢明德一阵欣喜，说不定今晚自己和老婆就有个躲避风雪的地方，他向身边的根柱讨好地笑了笑。

“三哥！三哥！”根柱对着屋里轻轻地喊。

屋里又传来几声咳嗽，接着传出张怀仁不耐烦的声音：“我说过多少次，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叫我，没记性。”

“三哥！有两个逃荒的想要见你。”

“我说过了，冬天没活干，叫他们走吧！”

根柱对着卢明德，摊开两手，说：“怎么样？我说了叫也没用。”

卢明德不甘心，对根柱说：“求求你，进去跟东家好好说说，我们只要一个能住下来的地方。”

根柱不耐烦了，说：“要说自己去，我没那么多工夫。”说完，咯吱咯吱踩着雪，头也不回地走了。

卢明德看了看根柱的背影，又看了看身旁的卢赵氏，卢赵氏正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他硬着头皮，冲着屋里说：“老爷！老爷！我们实在没地方去了……”

屋子里没有一点动静。

卢明德哀求说：“老爷！老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突然，门开了，一位个子矮小，生着一对暴突眼珠的男人站在了屋门口。

卢明德两只胳膊垂在身前，小心翼翼地问：“您是老爷？”

“去去去！你这个要饭的怎么不知趣，我这里冬天没有活，该哪去哪去得了。”张怀仁一脸的怒气。

“老爷！我一家子真是走投无路。求求你，留下我们吧！”

“我说不留就不留，还赖着干什么？脸皮真厚。”

听了老爷这句话，卢赵氏一下子哭出声来。

张怀仁这才看见眼前还站着一个身材娇小，手牵孩子的女人。他一下子消了火气，说：“我当是什么人又来这乱找麻烦……”

他仔细看着卢赵氏。

卢赵氏赶紧低下头去。

卢明德站在一边儿不知该说什么。

虽然低着头，张怀仁还是看清了卢赵氏天生好看的脸庞。她衣衫虽然破旧，却也干干净净。看了半天，张怀仁才把目光收回来。

他认真打量着卢明德。

眼前这位瘦得皮包骨头的汉子站着都有些气喘，也许只剩下一点儿吃饭的力气，留下他不但不能干活，说不定哪天还要给他搭上一副棺材。

他转念一想：这个逃荒汉子要是早点死掉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女人也就没了任何牵绊。他起了另一种心思，拖着长腔说：“我这个人哪，就是心软，最看不得人落难，就留下吧！”

“老爷！我们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卢明德感激地说。

“嗯！你去那间屋子，把张根柱给我叫来。”张怀仁不紧不慢地说。

卢明德答应一声赶忙向牲口棚旁边那间屋子跑去。他拉开屋门走进去对躺在土炕上的根柱说：“伙计！伙计！起来吧！”

“你这人真是不知趣，又跑回来干啥？”根柱有些生气，冲着卢明德说。

卢明德喘着气说：“老爷心肠好，说把我们留下。”

根柱翻了翻眼皮。

“老爷还说叫你过去一趟。”卢明德兴匆匆地，说完便往外走。

根柱不再说话，跟着卢明德走出屋子。

快到正房门口的时候，卢明德慢了下来，让根柱走在前面，两人在张怀仁面前站下。卢明德抬头看了一眼张怀仁，这时的张怀仁眼里分明有了笑。

“根柱，你带卢明德一家去场院屋子住吧！”张怀仁发话了。

“是！三哥。”根柱回答着。

卢明德有些惶惑，老爷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他扭头看了一眼卢赵氏。卢赵氏牵着卢宪青的手，正低着头站在自己身边。他明白了，老爷刚才一定是问了自己的女人。

“走吧！”根柱转身对卢明德说。

“谢谢！谢谢老爷！”卢明德不迭地说。

张怀仁摆摆手，说：“去吧！去吧！那两间屋子闲着也是闲着，不收你房钱。场院里有的是柴火，随便烧。”说完，转身开门，走回了屋里。

“谢老爷大恩大德。”卢明德冲着屋门给屋里的老爷深深鞠了一躬。

根柱不再理会卢明德，迈步向大门口走去。

卢明德一家人在他身后紧紧跟上。

根柱将卢明德一家领进张怀仁的场院，在门口西侧两间土房子前停下来。卢明德放下肩上的担子，喘着气，仔细打量着这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

“就这儿了。”根柱用下巴点了点场院里的几大垛柴火，“烧的都在那边，小心别把窝给弄着了。不收你房钱？哼！出了事他可饶不了你。”说完，扔下卢明德一家子走开了。

卢明德看着根柱远去背影，说：“多谢！多谢了！”直到根柱走远，他才回过头对冷得不行的卢赵氏说：“赶紧进屋。”

他伸手把屋门拉开，让卢赵氏和孩子先走进屋子。

这是里外两间茅草盖顶的土坯房。外间靠间壁墙的地方是灶台，灶上的墙壁里放着一盏早就没了灯芯的麻油灯，地上堆放着一些破烂的家什和冬天不使的农具，脏乱中又显得有些拥挤。里间靠窗的地方有一铺土炕，土炕上面铺着一张早就没了边的旧草席，草席的破洞处还露着一层薄薄的谷草。窗子不大，用纸糊着，整个屋子很昏暗。

卢赵氏把卢宪青放上炕沿，卢宪青已冻得说不出话来。卢赵氏拉着卢宪青的手，仔细察看，又扒去他的鞋子，双手揉搓着他一双冻麻的小脚。见卢宪青没被冻坏，卢赵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着这间破旧寒酸的土屋子，说不清她此时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

卢明德从土炕前的角落里找到一把秃头笤帚将土炕扫了扫，卢赵氏受不了那刺鼻的灰尘，急忙抱起卢宪青，背过身去捂住鼻子。

不等灰尘散尽，卢明德扔下笤帚，转身来到外面，从草堆上抱起一大抱秫秸回到屋里，又将灶上的铁锅反过来扣上，然后去灶下生火，小屋一下子暖和起来。

一切收拾妥当，卢赵氏打量着这两间不大的小屋，对卢明德说：“他爸，明天你早点去谢谢老爷，看看老爷家里有什么活儿做，咱不图人家给钱，老爷能收留咱就已经很不错的。”

“这我知道。”卢明德答应着。

“再跟老爷说说借咱点儿粮食。”卢赵氏说。

“知道。”

二

红柳村是个不小的村子，有二百多户人家，以张姓为多。张怀仁在红柳村算不上大户，仅有三四十垧旱田，一年中只雇些短工。张家的场院在正房南面

约一百多米处，与村子隔着一一条大道。场院不是很大，大门朝北，里面靠西的地方有两间屋子。场院外东南西三面全是田地，很是僻静。平时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寂静中流露着一种主人家不太富有的痕迹。

天刚亮，卢明德从被窝里爬出来，看一眼还在熟睡的女人和孩子，穿好衣服来到外面。他抬头看看，是个大阴天，零零星星地飘起了雪花，这样的天气多少会让人的心情有些压抑。卢明德向张家大院望去，张家房顶的烟囱里升起了一道炊烟。没有风，烟柱高高地飘向天空，这个沉寂了一夜的院子一下有了活气。卢明德看着那不断翻腾向上的烟雾，心中一下充满了希望，轻快地向张家大院走去。

来到张怀仁的房门口，他不敢敲门，一个人站在那里候着，希望能有人出来。过了好一会儿，门还是没有开。他有些冷，缩着脖子将两只手伸进袖子里，默默看着脚下的雪花。

吱呀一声，门终于开了。一个四十多岁腰上系着围裙，手拎一桶脏水的女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卢明德赶忙退后一步让那女人过去。女人看了卢明德一眼，拎着水桶吃力地朝大门口走去。

卢明德望了望她的背影。她给卢明德的印象是：黑、矮、肥、笨，一个粗枝大叶的女人。

女人在大门外倒完水拎着空桶走回院子。

卢明德迎上前去赔着小心问：“您是老爷的太太……”

女人在卢明德身边站住，“你错了，我不是老爷的太太。你是谁？在这站着干什么？”

卢明德老实地回答：“我是卢明德，想见见老爷。”

“你是刚来的？”女人接着问。

“是！昨晚刚到这儿。”

“就你一个人？”

“还有老婆和孩子。”

女人不说话，仔细打量着卢明德。

卢明德小心地问：“你是……”

“我是给他家做饭的，你叫我申嫂。”

“申嫂，老爷他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卢明德问。

“恐怕还得等一会儿。”

“那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女人看了一眼四周，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对卢明德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我才告诉你，千万不要给他家做活，还是到别处去吧……”

“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落脚的地方，老爷他心肠好，说场院里有的是柴火，随便烧，不朝我要钱。”

“那……就算我什么都没说。”申嫂转身走向正房门口，随手拉开门，走了进去。

卢明德呆呆望着那扇紧闭着的房门。

天越来越阴沉，雪也越来越大。卢明德抬起头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心中有些乱。他一遍遍回想着申嫂刚才说过的这句话“还是到别处去吧……”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走出了张家院子。

卢明德回到场院屋子，卢赵氏已经烧好了早饭，正在给趴在被窝里的卢宪青洗脸。

“见着老爷了？”卢赵氏问。

“没有！老爷他还没起来。”

“那就先吃饭吧！吃了饭再去见老爷。”

卢明德犹豫一下，说：“你看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这儿住下去？”

“怎么了？好不容易找到个落脚的地方，咋又要走？再说这个冬天没米没柴日子怎么过？”卢赵氏的情绪一下低落下来。

卢明德想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给女人，又忍住了。

卢赵氏走到外间，从锅里舀出半盆玉米糊糊，端到里屋炕上。她先盛上一碗递给男人，再盛半碗，坐在炕边上，一勺一勺地喂躺在被窝里的卢宪青。

卢明德把粥端在手上没吃，对卢赵氏说：“要不一会儿咱俩一起去见老爷，我心里有些发空。”

卢赵氏放下手中的碗，说：“平时你可不是这样的，今天怎么了？”

卢明德终于忍不住了，说“刚才在上房院子，一个叫申嫂的人告诉我千万不要给他家做活。”

“她怎么说？”卢赵氏有些着急。

卢明德说：“她对我说‘还是到别处去吧……’再什么都没说。”

卢赵氏疑惑地问：“她是做什么的？”

卢明德说：“她说她是给老爷家做饭的。”

卢赵氏不语。

“你答应和我一起去见老爷了？”卢明德问。

“好吧！”卢赵氏无奈地回答说。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两人很快放下了碗。卢明德站起身往外走，卢赵氏抱起卢宪青，跟着丈夫出了门。

一家人去见张怀仁。

吃过早饭的张怀仁半躺在炕头上正在抽大烟，女主人坐在炕梢自己玩一副纸牌，她的身边斜靠着一个看上去十岁大小的男孩。

从刺骨的寒风里走进张怀仁温暖的烟雾缭绕的屋子，卢明德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张怀仁一边过着烟瘾一边问着卢明德这两年做长工的经历。卢明德站在地上，毕恭毕敬地回答张怀仁的每一句问话。

放下手里的烟枪，张怀仁端起女主人早就为他泡好的一杯茶水。喝了一口，又放下，看着卢明德说：“这么说你是死心塌地想在我这儿干下去了，对吧？”

卢明德赶紧弯下腰，毕恭毕敬地回答：“是的！老爷。”

“嗯！还算实诚，我就喜爱像你这样憨厚的人。”

“还请老爷关照。”卢明德直了直腰杆。

“看你的气色不大好，是不是有啥病？”张怀仁问。

“没啥病，这几天有些咳嗽，天冷，冻着了。”卢明德赶紧说。

卢赵氏和儿子站在卢明德的身后，用心听着两个男人之间的问答，并没发现有什么不当之处。后来她听张怀仁说卢明德的身子骨需要好好调养，即使明年开春干不了重活也会让他干点轻活，绝不会把他踢开不管这句话，才彻底放下心来。两年的逃难她历尽了艰辛，受了许多屈辱，几乎所有的财主都生有一副虎狼心肠，而眼前这位财主和见过的那些财主似乎都不一样，他好像有一颗菩萨般的心。她打心底感激老爷的恩德。最后，卢明德向老爷告辞，张怀仁叫住他，说要他去厨房找申嫂给自己老婆和孩子称上几斤面。卢明德有些犹豫，便回头去看卢赵氏。卢赵氏也有了不安，觉得老爷的关心似乎有些过头，偷偷拉了一下丈夫的衣角。卢明德一时不明白自己女人的意思，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张怀仁的一多半心思全在卢赵氏身上，立刻看出了卢赵氏的不安，郑重地说：“这也不是白给，先记在账上，以后缺啥少啥尽管吱声，我是让你们把身子骨养好了，明年好好地给我干活。”卢明德赶紧说：“那我就不推辞了，

谢谢老爷！”

“那就去吧！”张怀仁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卢明德没马上离开，小心地说：“老爷！我还有点事……”

“说吧！”

“能不能先借给我点米？”

“好说。”张怀仁扭头对女主人说，“你去仓房，给他称上一百斤小米。”

女主人答应一声，放下手里的纸牌下地去找开仓房的钥匙。

卢明德看了卢赵氏一眼。卢赵氏一句话不说，一家人跟着女主人去仓房称米。从此刻起，卢赵氏对这位财主的宽宏仁厚又多了一丝疑虑。

几天后，在张怀仁家做了五年佣人的申嫂说丈夫申七病得厉害整天需要照顾，不能在张家继续干活了。老爷张怀仁体谅她的苦衷，说别看还差几天没到年底，就按一年给她结算工钱。申嫂从女主人手里接过工钱，立刻就回家了。张怀仁将卢明德叫过去说了一会儿话，卢赵氏当天就接替申嫂做起了张家的佣人。让卢赵氏不解的是很快就要到年底，申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张家？她想不明白。申嫂家就住在本村，可卢赵氏却没有机会见到申嫂。

张家在红柳村是旺族，到张怀仁这一辈族里已经有十二三户，然而张怀仁家却是人丁不旺。张怀仁三十岁那年才老婆才生下一个男孩。张怀仁家平时要做的活计并不多，卢赵氏每天也只是给他家做上两顿饭，洗一洗衣服，再喂两次猪和鸡鸭。人前背后张怀仁也没什么不轨，日子过得倒也平静。春节过去，二月很快就到了月底。这天，卢赵氏在场院门口远远望见了申嫂。申嫂挎着篮子身边跟着一个十三四岁大的男孩，两人正往村口走去。卢赵氏还惦记着自己刚来的时候申嫂对卢明德说过的那句话，便出了场院大门去追赶申嫂。

快到村口，卢赵氏在后面喊了声：“申嫂——”申嫂听见，回头看时见是卢赵氏，不情愿地停下脚步。

两个不算陌生的女人站在了一起。申嫂有些懊恼，脸色有些不自在。

卢赵氏亲热地问：“申嫂！这是你的孩子？”申嫂回答说：“这是我家最小的，叫义明。这不！走哪儿他都得跟着。”

那个叫义明的孩子个子不高，眼睛却很有神，站在一边看她们说话。卢赵氏仔细打量着申义明，“都长这么大了，真精神！”她又对申嫂说：“申嫂，走